

## 湖头条

## 妈妈的味道

兰青

在外面漂泊久了,越来越怀念家乡的味道。每年进入农历十二月份,我们都要面临着年终的各种问题。这个时候,在外面不能及时回家的我格外想念妈妈做的萝卜咸米饭,每次想起都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

小时候的冬天里,菜地里的蔬菜都很少,大雪覆盖之下,几乎不见绿色的足迹。窖藏的萝卜白菜倒成了冬天里的硬菜。我家有一大块菜地,每年都种很多萝卜,等到霜降时,拔下藏在菜窖里。这是一家人要吃一个冬天的量,要是储存得当有富余的可以吃到开年过完正月。我们那以前种的都是青萝卜,这几年集市上有了白萝卜、红皮红心的“心里美”萝卜,也有人买些种子回去试种。大概是吃惯了那个味道,我们家冬日里还是以食青萝卜为主。

每年萝卜丰收后,我们家都要吃萝卜咸米饭,这也是冬天里一道家常便饭。幼时,乡下的家里条件都不太好,母亲每次焖萝卜咸米饭时,都会从盛猪油的罐子里捞出几块油渣用来炒萝卜条。炒好后把萝卜条平铺在锅底,上面铺上七八成熟的米饭,适量添加一点水,盖上锅盖小火焖上十来分钟。焖好

后掀开锅盖用铲子搅拌均匀,一锅香喷喷的萝卜咸米饭就好了。

以前,家家户户用的都是地锅,烧火也是一个技术活,火大了容易糊底,火候不够焖出来的咸米饭则不够滋味。记得那时,家里的长辈们吃饭都喜欢用大瓷碗盛上满满一碗端着去村里人们扎堆儿的地方凑热闹。谁家要是焖了萝卜咸米饭,能馋得一群人连连赞叹,说让自家人明天也焖上一锅来过瘾。

萝卜咸米饭,做起来简单方便,尤其是冬日里,萝卜家家户户都不缺,家里有用铁炉子烤火的,连烧地锅的柴火也省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炉旁边,目睹着母亲围着炉子忙来忙去,等待着锅里的萝卜咸米饭散发出浓浓的香味,这时已经差不多可以开盖了。我是第一个端着碗守在锅边的,焖好后,母亲总是先给我盛上一碗,再招呼着大家吃饭。吃完一碗后肚子已经饱了,但我总觉得还不满足,要再去盛上半碗,才能解馋。

那时条件有限,平时焖萝卜咸米饭大多都是用猪油油渣来炒萝卜条。只有年底家家备了过年的肉,才舍得切一大块五花肉,在锅里炒一下出油,倒入切好的

萝卜条翻炒,焖上一大锅米饭,一家人围在一起好好吃上一顿,也算是慰劳一年的辛苦了。

而今,大家的条件好了,日子也过得舒心顺畅了,冬日里闲了下来就开始研究各种吃食,萝卜咸米饭也被吃出了新花样。以前,母亲只做萝卜猪油渣咸米饭、萝卜五花肉咸米饭。现在,母亲学会了萝卜腊肉咸米饭、萝卜腊肠咸米饭。不论咸米饭的配料怎样变化,母亲种的萝卜吃起来才是灵魂。

母亲至今还保留着烧地锅的习惯,只有来客比较忙时,才舍得用煤气炒菜。每年过年回老家时,我总是缠上母亲焖一锅萝卜咸米饭,以解我的口腹之欲。在外面这些年,我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总是在一天天变老。每年,母亲总是会种很多的青萝卜,等待着远在他乡的儿女回去后能上她亲手种的大萝卜。

最近几年,在外面空闲下来时,我会去菜市场挑选一些萝卜和肉自己做萝卜咸米饭,但终究做不出母亲的味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道在变,人心也在变,而母亲对儿女的爱始终如一。一碗普普通通的萝卜咸米饭,包含了人间至情至爱,在有限的生命里,常回家看看吧。

## 诗品时空

## 所有的过往都被雪花清算(外三首)

苏小小

冷风夹裹着雪花  
从西伯利亚或更远的地方飘来  
于天地之间,大动干戈  
这是大雪来临的前兆  
风声,吹走你苍白的想象  
雪片,压低你的手足无措  
大地,雪落无声  
正制造一场难以驾驭的雪事  
而真相,无法还原

消亡的正在消亡  
诞生的即将诞生  
所有的过往都被雪花清算  
一片白茫茫

苍穹,惊现深白的漩涡  
将尘世的寒气与虚幻的灰白一一吞噬  
撇下一道缝隙  
留给春天  
探头探脑

## 六角的爱情

有一种爱四季分明  
越是寒冷越爱得难舍难分  
一如这颤动的雪花  
多像你我六角的爱情  
一到冬天就严丝合缝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故乡  
走一程、回头望  
月在水中央  
月儿躲在故乡的池塘  
有月亮的地方就有故乡

离乡多年,步履匆匆  
走得越远,脚尖  
依然朝着家的方向

## 一片雪花从北方飘向南方

一片雪花展开六角翅膀、洁白而神圣  
从遥远的北方飘向南方

院子里的红花荷悄无声息,一夜挂白  
我躲在院子一角,不敢相信一片雪花  
瞬间覆盖来自内心的寒冷

一片雪花如一片轻柔的羽毛  
在这个夜晚飘向南方  
刺痛我日渐麻木的神经

多年来,我试图遗忘北方的那个雪夜  
而一片雪花的突然造访  
拂去我多年的惶恐和不安,还有愧疚  
却无法释怀我对一个叫雪玉的女孩的牵盼与守望

## 情流淌

## 塘鱼别有兄弟情

周传奇

老家水源充足,有十多口远近不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水塘。三哥就承包了门前不远处的一大二小三口水塘,那里水质好,每年开春放些鱼苗,到了新年,打鱼犒劳自己或送亲朋好友,剩余的大多被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抢购一空。

“五弟,放假回来打鱼吃!”早在元旦前10多天三哥就打来了电话。于是,盼呀盼,终于盼来了新年!那天清早出发,一路风景如画,我却无心欣赏,心思早已飞到了老家:许多乡下往事已逐渐淡忘,但对塘鱼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那样让我心潮难平。

记得那年月,冬捕是乡下迎新年的第一大乐事。湾里每年过年都要打鱼,这一风俗习惯延续至今。那时湾里只要通知打年鱼,乡亲们就像肩负一种神圣使命似的,仪式感爆棚。我们小孩欢天喜地,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边跑边喊:打年鱼哟……至于拉网、收鱼、分鱼等欢乐场景,因工作在外,好多年没有见到,这次回家能弥补多年的遗憾,心情无比兴奋和激动,倍感亲切和温暖。

不觉间,提前到达老家。一进三哥家门,院子里堆放了几十条活鱼,白花花一大片,有鲢鱼、胖头鱼、草鱼、鳊鱼等等,这些鱼没有正儿八经的喂养,但鱼塘周边青草众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鱼儿自然

长得肥美,10多斤的不在少数,估摸这堆鱼足有200多斤。

本想与兄弟们一起拉头网鱼,见证新年第一网的高光时刻,没想到到还是来晚了。他们早上8点多钟,气温稍微升高,就开始打鱼了。我惊喜间略感失望,在家带孩的侄女见此笑着说:“五叔!还有机会,我爸他们还在鱼塘里忙活着呢。”话音刚落,我赶紧向鱼塘方向跑去。鱼塘两边的哥嫂们见我回来了,一边热情地招呼着,一边前倾着身子,看他们在泥泞中拉网吃力的样子,我便加入其中。不拉网不知道,一拉才知道是件体力活、辛苦活。难怪那时生产队里拉网人手众多,现在回想起来,那阵势真是壮观,无比震撼!

随着绳索的缓慢拖动,大鱼网罗其中,小鱼穿网而过,绝不竭泽而渔。“出鱼喽!”随着一起吆喝,水上水下忙而不乱,我们密切配合,被渔网拖过来的一个个大脑袋,泛着光在水雾间欢腾跳跃……看着眼前热闹喜庆的场景,拉网的过程累并快乐着。

渔网拉到岸边,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引起周边阵阵掌声和呐喊。大人小孩们迫不及待地与大鱼合影留念,刺骨的严寒早已被忘在脑后。擢上岸的鱼一一放入桶中,装满就拉回,一趟又一趟,大家脸上露出了丰收喜悦的笑容。

在外几十年,吃遍了各地美食佳肴,刺激了舌尖,满足了肠胃,却缺乏了心中的慰藉,难忘的还是家乡那口风味。那天六弟做了一道我最喜爱的家乡炖鱼。浓浓的柴火味儿,噼啪作响的土灶头,小院炊烟开始弥漫。他将剥好的鱼头鱼块放入锅中,煎至微黄,随后加入调料,注入温水,盖上锅盖,咕嘟咕嘟开炖。不一会儿,便有香气袅袅溢出,整个灶间笼罩在雾中。

就这样,一锅浓香的铁锅炖鱼完美呈现,肉质软嫩,味道香辣,汤汁鲜美,营养丰富。饭菜上了桌,堂屋顿时飘香。兄弟们围桌而坐,一块说说家事,唠唠久违的话题,谈谈新年的打算,几杯下肚,群情激昂话当年。你一言我一语,一段段往事浮现在眼前,尤其父母的养育之恩铭记在心,话到动情处大家眼含泪花……往事不堪回首,如今美好如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们成家后枝繁叶茂,人已渐老相聚不易,但兄弟情历久弥新,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这不!在六弟家刚吃完午饭,盛情难却,大哥家又在县城摆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返程时后备箱里塞满了塘鱼和家乡的土特产。满满的收获,浓浓的亲情,回家的心境无比畅快,让我感受到身心沉浸在幸福之中。